



忘記馬古沙

如果不是由素奇親口說出來，我根本沒有理由相信這幾個符號，他的啓蒙恩師之一的馬古沙，竟然會在一個任何人都可以活得好好的八月暑假中，突然間離開人世。

MARCUSE 這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，竟然會像常人一樣，經不起歲月洪流的磨折，DIE A COMMON DEATH，真可笑。素奇從頭至尾只有一句說話：

「師傅死了，MARCUSE 死了。」

似乎他不能想像得出用什麼 SIGNIFIER 去表達出這個訊息，只能這麼直接，直接得令人吃驚，況且，死亡又是這麼直接呢！不論你是什麼理論大師，死亡卻能將你和其他庸俗小人，一同看待。這是我第一次這樣憤恨那不可抗拒的歷史洪流（我相信暫時不馬克思主義一下，祖師爺是不會奇怪的），時間殺死了 MARX，又殺死了 MAO，今回連 MARCUSE 亦逃不過，GODAMNIT！我幾時都相信舉人們應該活得長些，活長些，他們可以批判多些，在 IDEOLOGICAL STRUGGLE 中盡量凌辱資產階級的文化旗手，打碎 HEGEMONY！生產多些，讓我們半個舉人能在理論搖籃中成長；實踐多些，VIVA GRAMSCI。那晚大家都很沈默，粗口就更少了，彷彿大家都埋藏了自己在想像之中，回憶一下自己在何時何方接觸到了 MARCUSE，ONE-DIMENSIONAL MAN 和 REPRESSIVE TOLERANCE，我知道素奇家中的 SCOTCH 至少就在那晚起開始消失了一大半，李亞飛亦停止造愛十二小時，以紀念他們的啓蒙者，MARCUSE。

第二天早上，拼命想從報紙中尋找出 MARCUSE 死亡的消息，我不相信他會被登在頭條中，但至少應該在文化報、學術版上佔上一個位置，不知如何，化了大半個小時，仍然是尋找不出些少訊息，可能因為×珠寶公司大事宣傳之故，將其他版位擱下

所致，唉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，理論英雄竟然會比 EXCHANGE VALUE 大過 USE VALUE 的石頭更加賤價，真是憋居到極點。一直帶著這種心情回到了大學圖書館，一種衝動突然超越了自己哀愁的心情，就是希望可以在 PN 98 COLUMN 中找到了 TERRY EAGLETON 的 CRITICISM AND IDEOLOGY，（相信這一點 MARCUSE 可以原諒我的，EAGLETON 始終是同志吧！）但亦習慣性地知道這亦會是另一個失望，但我自始至終不會憎恨長期佔了它的這個人，至少他能真正知道花去很多的晚上去看一本應該看的書，半個舉人是可以原諒他的，但 PROVIDED THAT 他能看明白 EAGLETON 的 PROBLEMATIC，並能在月底前還書，況且昨天 MARCUSE 死了，我還有什麼憤怒可言呢。

在 PN 98 COLUMN 亂翻書本之際，HERBERT 仔突然手抱一大堆書在我面前出現，拍一拍我的肩頭，竟然就在嚴禁吸煙的場合之下燃起了香煙，吞雲吐霧，跟著就在煙霧之後吐出了幾個熟識的符號，熟識到令我不能相信的，唉，素奇，你好呀！HERBERT 仔說：

「師傅死了，MARCUSE 死了。」我亦只能用我自己的幾個熟識的符號去回答他：

「不錯，師傅死了，MARCUSE 死了」。

HERBERT 仔放下了他帶來的一大堆書，竟然全部都是 MARCUSE 的作品：有名的 ONE-DIMENSIONAL MAN，REASON AND REVOLUTION，NEGATIONS，EROS AND CIVILIZATION，FIVE LECTURES，及 AN ESSAY ON LIBERATION，其中亦帶有幾幅 MARCUSE 的影印相片，本來想去鼓勵 HERBERT 仔幾句，但不

期言，他卻衝口而出：

「爲了紀念 MARCUSE，我希望在未來的幾期學生報中大量介紹他的文章，從他加入 FRANKFURT SCHOOL 開始，直至他最後一本著作，我亦打算介紹一下他的鬥爭和實踐的歷史，最重要的，我正計劃在大學裏舉辦一系列好像你提過的 ONE-DIMENSIONAL MAN SEMINAR，如果你有空，幫我一個忙吧，唉，我甚至想向校務處申請在 MARCUSE 死去的這一天，全校放假一天呢！」

在煙霧後我感覺到 HERBERT 仔的悲傷，一種失去了可以依靠的悲傷，我沒有對他的未來工作感覺到可笑，至少這些都是好事，而且也不是全無希望，只不過來參加的人肯定會少一些吧，但你能在此時此處希望什麼呢？猛然記起了 HERBERT 仔的英文名字 HERBERT，竟然會和他師傅的名字一樣，大家都叫 HERBERT，一個不應發問的問題卻敵不過心中的好奇之心：

「喂，HERBERT 仔，我知道你一定很迷 HERBERT MARCUSE 的，不然你也不會取一個叫 HERBERT 的英文名字了，我說得對不對，換上我，MARCUSE 死了，我只會和素奇去喝一頓悶酒，而不像你這樣狂熱，辦 SEMINAR，又寫文去紀念他了！」，HERBERT 仔突然之間給我道出了一件秘密，面上固然紅上一紅，但仍挺起胸膛回答我說：

「我之所以希望去爲 MARCUSE 做到這些工作，只不過我覺得這個世界欠他太多了，BOURGEOIS IDEOLOGUES 對他大事評擊，馬仔們的圈子對他亦毀譽參半，一來他亦學到第三帝國希特拉的壓迫，二來逃亡到美國之後亦只能孤零零在意識形態



鬥爭中作戰，虧他有能力活了這麼多年，而還能有那麼多作品，所以FOR THE SAKE OF MARCUSE，我只能為他做到這些吧！」

我知道這是一個指導他的機會，HER-

BERT仔有POTENTIAL，但卻未完全成熟，依賴一個權威不是辦法，只有能夠脫離權威才是成熟之道，這幾乎是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所要面對的。

「HERBERT仔，我十分明白你的心

情，你辦ONE-DIMENSIONAL SEMINAR，你替MARCUSE在學生報大寫文章，你申請在他死亡的日子裏，大學放假一天，完全是好事，起碼你可以令到日漸沉寂的大學思潮更增上一點刺激，但你能相信這是MARCUSE所心願的嗎？不錯，可以在大學裏重新出現一個有名譽的MARCUSE，一個大學生會十分崇拜的MARCUSE，但這都不是一個真正的MARCUSE，真正的MARCUSE在THEORY AND PRAXIS都做到十分成功，我相信MARCUSE不會感激他的名字會在大學裏重新响亮，重新抬頭，或者他只會接受，套用祖師爺一句十分精境的說話：「THE POINT IS NOT TO MAKE FAMOUS MARCUSE, BUT TO CHANGE MARCUSE, TO BEAT MARCUSE」，所以我相信唯一能令MARCUSE先生感激的就是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要超越他所能做到的，這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。」

HERBERT仔並沒有說什麼，只彷彿對我笑了一笑，可能我太過份，這無疑對他來說是一盤照頭淋下的冷水，而且還可能打消他辦SEMINAR，寫文章的熱情，但我要令他知道MARXISM不是MARCUSE，他死了我們還有BARRY HINDESS，PAUL HIRST甚至HABERMAS。MARCUSE這個名字是不必需要我們去紀念的，它亦不必受崇拜、受到讚賞、和受到吹噓，他只需要我們去忘掉他，他並不希望我們長期活在他的名字底下，依賴他，服從他的一切理論，只有超越他，實踐得到他底理想，才是唯一能紀念他的方法。

望著HERBERT仔離去，手中持有一張送給我的MARCUSE影印相片，我知道他一定會找一個清靜的角落去想上一想，無疑，突然之間失去了權威的依靠是痛苦的，雖然我有能力去教訓他人，但這並不表示我就能拋棄這個枷鎖，權威在理論成長中是有幫助的，但亦會像CAPITALISTIC SOCIAL FORMATION中的RELATIONS OF PRODUCTION一樣，一方面刺激未成長的FORCES OF PRODUCTION，到後期卻能卡壓日漸成長的FORCES OF PRODUCTION，所以權威是有必要的，但不是永遠必要的，MARCUSE也一樣。

火車經過了某一座墳地，猛然想像得出MARCUSE一定會在自己的墓碑上寫上：HERBERT MARCUSE: A MARXIST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死前並沒有多少所求，只求能成爲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，但這不是太難些嗎？